



坐看文龍夢幻八景

□劉澤安

文龍是綦江的一個街道辦事處，是綦江的核心城市圈。文龍八景，多與綦江城和綦江河有關。在綦江河的兩岸，許多景色早已物是人非，隨着城市的擴大和延伸，古老的景色不可能還留在那兒，它們行將消失或者已不復存在，可它們的歷史不會消失，至少讓它們的名字留在文字里，呈現另外一種美景。

龍角溪聲

龍角有一條小溪，它流經綦江河的交界處，一下子穿進綦江河的懷裡，河中有一塊大石頭，叫龍石堡，像一根柱子擋在龍角小溪匯入綦江河的入口處。

枯水時節，溪水細細地沖刷着龍石堡，清脆的聲音好聽耐聽。暴雨時候，龍角溪水和綦河水奔騰跳躍，直接沖撞着龍石堡，像滿河在擂鼓，聲音大得嚇人。

龍石堡究竟在哪兒？龍角溪水是不是通惠河？都是值得考究的事。站在龍角橋上，仔細聽那龍角溪聲，伴隨着安然而眠的左鄰右舍，那也算是古老的傳說留給我們的一點念想。

有詩云：亂石飛湍走怒濤，聲聲擊鼓震江皋。
那石就是龍石堡，那江就是綦江。

馬鞍負圖

遠古的綦河，有各式各樣的渡口。東門渡船的碼頭邊，河堤的燈杆堡上有一怪石頭，遠遠看去像是馬鞍。

傳說船幫中有一個年輕小伙，長期在碼頭和河上走船，水性極好。一個夏天的夜晚，小伙游到馬鞍石邊上。他一步跨上去，腳兩邊夾着石頭，嗒嗒地喊着：快，快，走吧，飛吧。他本來是來玩的，沒想到這馬鞍像是真馬匹一樣，一下子從河堤中飛了起來。小伙隨着馬鞍石跑了，至於跑到什麼地方，沒有人說得清楚。

第二天，小伙沒來船上上工，那馬鞍石也不見了，人們還以為是水淹沒了它。

有詩曰：負圖今有象，千古今人看。

可人們看不見這樣的美景了。其實，那塊馬鞍石是被日本侵略者的飛機投彈時炸毀的。

牛崗牧雪

綦城北門外有一座牛崗山，是城里居民悠閑的好去

處。那時的人們坐在門前看牛崗山，總是看見半山腰間，恍惚有亂石隱沒草中。冬天的時候，草枯萎，冰雪慢慢消融，從遠方看過去，那些亂石和枯草像是一群羊，自由自在地在半山腰遊蕩，沒人驚擾它們。牛崗山上的羊，就在那半山腰聽綦江河水的流水聲，任憑對面的人瞅一眼，看幾眼，打發消磨時間，那也是牛崗山給城里人的一份輕鬆。

牛崗山，你至今的身影呢？

詩云：牛崗山上雪初殘，短笛橫吹笠影寒。

如果牛崗山上還有枯草，也有亂石，那些牧童揮着鞭子，追趕着一群羊走下山腰，重新走入繁忙而又浮躁的人們中間，也許他們會從大自然的恩賜中學會如何對待生活。

瀛島雲蒸

從城里望過去，遠遠的老瀛山時常雲霧繚繞，那時淡時濃的白雲，圍繞着老瀛山飄啊飄，一會變成一匹馬在奔跑，一會又是一個人追趕着一群羊，在山腰和山頂上一會停，一會走。

老瀛山，白雲是你的衣衫，雲蒸霞蔚的風姿，不是為了討誰的喜歡，那是家鄉人們的一種寄托，對於大山的懷情。

老瀛山是一座城市的外景，走向它，需要的是真誠的一顆心。

有詩云：誰挈瀛洲妥貼安，濃雲蒸處影漫漫，落花流水三春暖，古木高峰九夏寒。說的是老瀛山不但雲霧好看，古木和流水也是風景。

遠遠的老瀛山啊，有你在，高山仰止的精神就在。

月涵湖水

綦江河水從城南門流過，江水回旋，清澈明朗，形成了一個回水沱，人們叫它明月沱。

南門地理開闊，周邊沒有什麼建築物遮掩。當月亮升起，月光一覽無余地灑在河面上，在河風的吹拂下，波光粼粼。月光被蕩碎，沒有了影子。要等到河水平靜下來，月亮才能恢復圓圓的臉盤。可流動的河水哪能停下來？所以明月沱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圓圓的月亮。

有月光，河水在這兒圈成了湖水，月涵湖水，那就是明月沱。

有詩云：灤氣自澄穆，碧波還蕩漾，應有玩月人，吹蕭從船上。一個有月有風、有船有人的明月沱，何時才能重現你的風采？

筍出天邊

城區有座古劍山，古劍山上有個雞公嘴，嘴邊上原來有一塊30米高的石峰，聳立向天，猶如筍子。

石筍，城里的人望其項背，那也許真的是一種信仰。

詩云：映地擎看搖古塔，擎天直欲展長子。想真正讀懂石筍故事的綦江人，光是拜佛是不行的，還得要有擎天柱的精神勁頭一直往前。

筍出天邊，綦江人的志向也邁向地平線。

胜果呈刹

綦城南門外有一個胜果寺。善良的人們籌錢出力建胜果寺的時候，工人们挖開地基，看到一個盤子里盛着石頭，有的像梨子，有的像蘋果，有的像石榴，更多的像桃子李子。這地方居然有這樣的石果，那不是神靈保佑嗎？人們悄悄把它藏起來。胜果寺建成以後，人們把那個石果盤恭恭敬敬地抬出來，供于佛前。

有詩云：胜果幾時有，顆顆和盤走，疏種下夕陽，欲向鄰家叟。

綦城沒有了胜果寺，也沒有了石果盤，在南門的荒野之外去尋找，有一股若隱若現的香火彷彿在眼前。

瑪瑙藏灘

綦城有一個沱灣碼頭，碼頭有一塊石頭。那石頭橫亘在綦江河中間，變成一個灘，灘中間有一些小小的石蛋，石蛋排列成網絡狀斑紋，形狀酷似瑪瑙，人們稱之為瑪瑙灘。

瑪瑙灘阻礙航行，船只上下都有危險，一不注意就船仰人翻。人們炸掉了它，一條奔騰不息的綦江河又歡笑着流向遠方。

潭中瑪瑙巧纏絹，江水瀉瀉媚且依，不遇卡河終是石，連城價值幾何時。

河中間的瑪瑙灘啊，只要江水不停留，瑪瑙灘就會存留心中，不會隨着江水流逝而消失。

（作者單位：重慶市綦江區文聯）

太平寨 一座200歲的避難所

□陳進

第三次到開州城郊的厚壩鎮，行走的路线與要去的地方跟前兩次都不一樣。這次抵達的村子叫青坪村。

似晴微雨的仲夏時節，綠色是這片土地上最生動的表情。放眼沃野平疇，可謂千篇一律“綠”。綿延的綠色風景在蒙蒙烟嵐氤氳中，在各種花果陪襯下，顯得溫柔而妩媚。

碧波蕩漾的漢豐湖與婉約安靜的彭溪河充盈了此地的底蘊，鎮因此有了一張詩意的名片：“水韻厚壩”。在村莊裡，水呈現出各式各樣的形態，或方或圓的水塘，大小不一，每一處各承載着獨特的功能。可以在水上高爾夫球場揮杆擊球，可以在楓林塘邊靜心垂釣，可以在小橋流水旁欣賞歡躍的錦鯉，也可以沿着一連串的小圓塘觀賞各種食用小魚苗……與不同的水体亲近，乡间小路四通八达，尽可以自由选择。

眾多的水塘也是水鳥的天堂。黑嘴鴨成雙结对地在淺水中覓食，有時停在樹上休息，有時貼着水面飛成雙影。在塘灣深处，白鷺、灰鶴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鳥兒優雅地游弋。廣闊的天地之間，偶爾响起一声长长的鸟鸣，与滴落的雨声交织一起，形成一曲美妙自然的交响乐。

不過想要真正讀懂青坪這個村莊，還得去山林走走。

林中幾間簡易小樓惹人駐足，里面分別存放着幾十年前、幾百年前甚至更早的老物件。那些竹器、木器、石器、陶器、瓷器、銅器、電器……一排排一件件地羅列在紅布几案上，帶着年深日久的質感和氣韻，或形神俊朗，

或形銷骨立，講述着村莊的往事，記錄着歲月的風塵。在一案連環畫小繪本跟前，我和同行的人自覺不自覺地就拿起一本翻閱起來。與泛黃的紙頁跟前一頓足，眼前立馬浮現出了小時候的自己，身邊似乎還湊着幾個小伙伴。同頻的呼吸和清澈的眼神，烙印在無憂無慮的童年里，是我那一代人共同的閱讀記憶。

一屋子一屋子的器物定格着一段一段的鄉村歷史，綿延着時空的廣闊幽深。有朋友對一把鏽迹斑斑的青銅長劍着了迷。她像影視劇里行游江湖的女俠揮劍比畫，一指太空，似乎就與光緒年間此地盛行的“白蓮教”對上了磁場。是遇了戰事還是遇了匪患？可惜日月的沙漏已記不得細枝末節和那長長的歷史篇幅，只好在與劍晤面的如切如磋中，天馬行空地猜想昔年劍客們仗劍天涯、以劍平天下的雄心壯志。

沿着磨損的石階步步行進福星寨里，但見古樹參天，郁郁蔥蔥。寨門完好，“福星砦（同‘寨’）”幾個大字清晰地映入眼簾。據說此字是清朝四川第一狀元駱成驥的親筆，他曾官至四品。除了寨門，寨子已老舊得不成樣子，殘垣斷壁只是勉強支撐起一個大致的輪廓。年復一年的枯枝敗葉层层堆疊，墙体内外草木丛生。歪斜錯亂的石头上，厚厚的青苔诉说着古老的苍凉。偌大的寨园空间里，仅有三块石碑还顽强地立着，上面镌刻的密密麻麻汉字，被风雨侵蚀，均已模糊。隐约见着的“光绪”字样，还能推测出寨子履行安插使命的那些流金岁月。

这是个普通的寨子，也叫太平寨。这里没有阳关的

風沙，也沒有梁山泊的英雄好漢，它只是近兩百年前由當地有錢人捐款修築的一個避難之所。戰亂和匪患頻出的年代，有這樣一個轉移之地可以躲避劫難，的確算得上福星寨，太平寨。依稀的寨子連接着歷史風雲。村民們知道，它再普通，但於青坪這個村莊是重要的，於厚壩這個鎮是重要的。它是開州地方志中不可或缺的一頁。所以在新村建設中，要不要保留寨子真實的最初的模樣？大家的意見出奇的一致。不需要刻意修復什麼，它是歷史的一隅，也是村莊的根脈之一，讓它自然地存在着就好。

寨子是村莊海拔最高的地方，要說改變也有，村民在其中兩個不同的方位各架了一部高高的雲梯。一部是一只手托舉的模樣，另一部造型為天使之翼。登上雲梯，瞬間就擁有了一雙鳥瞰天下的眼睛。人從底部一步步攀登，像是從歷史的深处走出來的一樣，俯仰之間便可覽盡村莊的前世今生。

這個村莊，就這樣被無數只有力的大手托舉着，新生的產業園像新栽的樹木一樣，像新生的孩子一樣，扎扎實實、立立挺挺地生長起來，而後又像展開的天使之翼，輕盈、優雅、持久地大開大合，送來新田園的浪漫之風。

勃發的古樹枝干循着新的夢想伸向天空，撥弄來往的雲，整理落下的陽光雨露，記錄着水韻厚壩的春夏秋冬。

有故事的村莊總是給人不一樣的心境。這裡的村民有着樸素的故土情結，不僅關注村莊的現在，也關注過去和未來。一部鏈接時空的雲梯可以作證，村莊里的一切事物皆來往有痕、來往有度、來往有序。

（作者單位：重慶市開州區漢豐第五小學）